



清新雅致的建筑

——写在中国珠算博物馆建成20周年之际

□孙建华

坐落于南通濠河之畔的中国珠算博物馆,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0.6万平方米。其建筑建构和形貌独具清新、典雅、灵动,充盈着浓郁的人文气息。

珠围翠绕

纵观博物馆建筑,风格各异,大凡采用古典对称轴线性传统形式。有飞檐翘角的宫殿型古典式,亦有比例工整严谨、应用现代材料和结构的端庄型新古典式。珠算博物馆的建筑设计,既遵循传统文化,又呈现个性特质,同时又不失时代感和生态可持续的空间形构。

建筑在城市和文化中浸染,只有融合于自然要素和城市文脉,建筑才能体现其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珠算博物馆设计以得体的空间秩序,顺应了濠河周边的空间环境逻辑,让博物馆建筑体量与周边空间环境得以有机统一。

始筑于后周显德五年(958)的南通濠河,距今已逾千年,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古护城河之一。濠河碧波清澈、曲折迂回,素有“江城翡翠项链”之称。珠算博物馆内收藏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珠算器具2000余件。珠算的算珠形状从圆形、椭圆形衍生到现代易于拨打的菱形。珠算博物馆以自然和谐为设计理念,让濠河及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将清水、绿植、菱形算珠等元素予以具象和抽象的糅合,形成景观与建筑的和谐共生。在珠算博物馆拾阶而上,随处可见欣赏到各种几何线条组成的菱形状的建筑形态。从坡面屋顶到玻

璃幕墙,从门庭檐口到地面铺装,从标志性雕塑到建筑构件……都在演绎着珠算文化绵延的精彩故事。遵循原本的地形水势,植入环境优先的姿态与理念。珠算博物馆的屋顶正脊铺盖通长玻璃天窗,充分采纳自然光源。对原有可保留的一些树木绿植予以保护利用,让自然环境与建筑群落相互融合。

镶嵌着珠算文化元素的博物馆建筑掩映在绿翠之中,与濠河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轮美奂图景的再现。倘若将南通濠河比喻为少女颈脖上的项链,那么中国珠算博物馆无疑是项链上的一颗靓丽的明珠。

水墨交融

墨分五色:焦、浓、重、淡、清。墨分五色是中国画传统技法,泛指以水调节墨色多层次的浓淡干湿变化。焦似黑、浓似青、重似赤、淡似黄、清似白。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云:“夫阴阳陶蒸,万象错布。玄化亡言,神工独运。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风不待五色而翠。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意为水墨调和的不同变化,也会产生山青、草绿、花赤、雪白等意境和效果。

珠算博物馆在色调层次、几何尺度、造型轮廓以及与濠河空间关系上的勾勒描绘,呈现出一幅墨色交融变幻、格调清新的水墨画卷。

珠算博物馆的用色遵循“墨分五色”之道,在墨色调和中有基调同时又不乏渗透变化。建筑色调体现了焦墨的骨骼般苍劲,浓墨的厚重丰腴、重墨的湿润淋漓、淡墨的素雅朦胧、清色的明亮幽远。建筑立面深色的黑刻线花岗岩基墙恰似水墨画中那几抹重彩,为珠算博物馆定制了最为厚重的重量。珠算博物馆大片的实墙采用白烧毛花岗岩和刀劈石花岗岩贴面,色调淡雅自然;蓝灰色的铝板屋面与天色调和呼应;室内屋顶铺设的雄黄色木质板材与室外长廊架设的藤黄色长条橡木彼此映衬;

南侧绿洲的深褐色四角亭与浅灰色拱形“馨桥”相对而视;晶莹透亮的玻璃幕墙与波光潋滟的濠河,相互映照成变幻的空蒙清色。珠算博物馆的建筑形貌,正如绘就的一幅水墨长卷,充分展现了笔触“勾、勒、皴、擦”与墨色“染、泼、积、破”的自然融合,整幅画面丰富灵动、浑然一体。

珠算博物馆水墨色调和层次感的营造变化,体现了水墨交融的“有”与“无”。既依附自然,又超凡脱俗,创造出虚实相生、画乃心印的象外之意。

琴瑟和谐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和音乐在节奏、韵律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均冀求结构与比例的和谐完美。珠算博物馆通过空间、结构、景观等精心打造,犹如演绎了一首流畅、浪漫、协同的奏鸣曲。

珠算博物馆建筑的空间布局,除了综合考虑功能用途、场地条件、环境因素外,还注重新颖别致和审美情趣。珠算博物馆单体建筑形态各异,有L形、V形和六边形,三组建筑互为呼应,错落有致,巧妙构成均衡的非对称的空间格局。珠算博物馆建筑的形态、起伏、疏密、间隔等变化,颇似音乐中的序曲、渐强、重复、休止,给人一种强烈的音乐律动感。

建筑之美,美在其精妙绝伦的构思。珠算博物馆将实用与审美有机结合,彰显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珠算博物馆建筑立面层次分明,利用不同形状的墙体,围合成既严谨又活泼的独特空间。主馆入口和侧面各两片相互穿插的高大的实墙,衬托出玻璃幕墙的通透性,给珠算博物馆建筑这一“凝固的音乐”,增添了敦厚的耐人寻味的“重音”。临街面的黑刻线花岗岩墙体开启的一扇扇小竖窗,与地面铺设的黑灰相间的条形状花岗岩,犹如弹奏着的跳动的“琴键”。墙体上端开启的百叶窗所嵌入的珠算文化符号,喻指珠算源起“结绳记事”之意,也形似珠算文化演奏曲目的“五线谱”,一串串算珠正是其中悠然跳跃的“音符”。

借鉴民居的双坡屋顶造型,结合现代建筑线条流畅、简洁、明快的特点,珠算博物馆采用轻薄的铝板起坡,双坡屋顶垂直相交,檐口造型简洁、出挑、延展,显得轻盈飘逸,使“凝固的音乐”蜕变成了“流动的建筑”。质朴厚重的墙体,如翼似飞的屋顶,一重一轻、一静一动,让这“凝固”又“流动”的建筑音乐婉转悠扬、余韵袅袅!

1931年韩国钧赈灾

□程太和

洪水灾害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回顾20世纪100年中,全国以1931年水灾影响最广、历时最长、灾情最为严重。那场洪水以江淮地区为中心,南至珠江、闽江,北至松花江、嫩江,灾情遍及全国约23个省。当时长江流域遭受了严重损失。

右图:1931年韩国钧(右起第6人)在高邮西堤工程与职员等合影。



人在泰山庙附近捞尸2000多具。时人有“洪水横流,弥漫平原,化为巨浸,死亡流离之惨触目惊心”之谓。

里下河及江淮地区大水灾令全国震惊。

8月28日,应张学良之邀小住北平的江苏前省长韩国钧(字紫石,江苏海安人)接高邮电告:大运河决口,盼君速归。韩国钧接高邮电告,即于北平劝募善款,张学良捐20万元(韩国钧族孙韩忠义曾撰文回忆)。

8月31日,扬州社会各界在县商会组织成立“江都县水灾急赈委员会”(分总务、收容、散放三股),由县长陈肇棠亲任主席,并推举王敬庭、胡显伯等21人任委员。9月4日,兴化、泰县、东台、盐城、阜宁5县代表600多万人受灾民众吁请中央急赈,以解危难。9月5日,国民党兴化县党部因水势日增,客水压境,城乡汪洋一片,数十万民众生计断绝,恳请上海《民国日报》馆速转各报社、各慈善公益团体登报宣传,劝募救灾。在社会各界呼吁下,9月17日,国民政府发行

第一批赈灾公债3000万元,宋子文设法用发行水灾公债等方法筹集赈灾款的想法得以实施。9月18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派成静生为江北专员,并在扬州组织“江北办事处”,地点设在扬州左卫街恒丰和钱庄。

韩国钧在北平募得善款后,于9月下旬回江苏,9月30日过南京,见江边马路已淹,随即至镇江大华客栈,乡人来晤者甚多,皆为大运河决口之事。其时,大运河已决口数十处,计800余丈,灾情万分危急。

10月3日,韩国钧一行赴扬州,江北专员成静生等随同察看高邮、宝应、兴化一带灾情。6日在兴化城召开各界士绅会议,与士绅痛哭流涕。7日,水势稍退,韩国钧电告国民政府在紧急救灾的同时,立即解决秋播麦种问题,以防灾害滞延,耽误秋播。10月8日,中央农业部准贷2万石麦种,以解决兴化、高邮、宝应等县数百万亩农田秋播问题。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因天气转寒先送棉衣2万套,分运灾区散发。10月30日,淮扬水灾善后委员会在扬州成立,推定执委51人,众推韩国钧为

主席。决议自谋救济,建拦潮石堤坝、让宽水道泄洪、圩堤修复等。

11月16日,省府主席叶楚伧就圩堤修复之事全权委托韩国钧。11月26日,韩国钧又偕水灾善后委员会朱石僧、马隽卿等再赴高邮勘灾。

12月2日,省府会议任命韩国钧为善后工程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由省府主席叶楚伧亲自担任)。12月15日,省府主席易人,顾祝同接任叶楚伧。顾接任后,自任善后工程处主任,实际事务仍由韩国钧主持。

韩国钧以70多岁的高龄奔走于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呼吁筹款筹料,约请工程技术人员。著名水利工程专家、时任上海市工务局主任工程师和代局长的郑肇经应邀受聘。经3个多月奋战,1932年春,圩堤修复工程初战告捷。5月,大运河所有决口处修复,郑肇经返回上海。7月,复堤工程验收完毕,韩国钧写信向郑致谢:此次运河堵口勉成,皆兄之功也。韩欲寄酬资,郑复信:“为民分忧,义不取禄。”嗣后,韩国钧编辑了《江北运河善后施工图》。今高邮城西仍有不少当年旧迹。

灵威观施药放粥

□泰合

灵威观,道光元年(1821)设,冬春赈粥,施医药。同治二年(1863)邑人康寿禀县详访继善章程施棺敛毙,需款纯由施主和信徒捐助,并无恒产。”这种慈善活动,一直延伸到上世纪40年代末。民国时期,在育德堂行医的灵威观道士,索性将施医药的办法固定下来,每年夏秋施8个月的药。

1931年夏季水灾中,如皋介于通泰

间,地势相对较高,形如“覆盆”,损失相对较小。

水灾发生后,灵威观开设“粥厂”,每天从早到晚免费放粥,有一百多个市民义务来烧饭、淘米,每天供应1.2万人吃粥。淮阴、宝应、高邮、兴化、东台、泰州一带灾民日夜赶来,如皋城官商士民主动前去捐米烧粥者不计其数,其中以北大街上董家炭行最为出众,派伙计下乡高价收回大米捐

给灵威观放粥,成为佳话。时人评价灵威观时写了一副对联:“灵接天地,威震东南;福照淮水,赈泽江淮。”

里下河大水过后,南通、如皋两县对愿意回乡的灾民每人发一床棉被、一套棉衣、30块钱安家费。由于里下河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些灾民回去后远远不及在避难地安宁,于是许多人宁可不要赈济款也要留下来自食其力。

江海廉韵

施平护稻奋清俭行苏中

□海华

今年6月29日,施平老人仙逝,享年113岁。他是云南大姚人,早年在南通等地参加革命,先后任苏中区党委调查室主任、中共南通县委书记,苏中一地委民运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等职。

2013年入秋,我有幸前往上海华东医院,谒见施平老人。我爱地方党史。如皋党史办李实秋老人述及邹韬奋1942年底来苏中解放区考察,就是从如西(今如皋)江边上岸的。邹韬奋先生是家喻户晓的民主斗士、出版家。施老是老革命,我向他请教韬奋旧事。无巧不成书,他曾护送邹韬奋出行,就向我追忆了那段往事,并希望我有机会看看他的回忆录。

彼时,邹韬奋患有耳疾,经常头痛(后查出为脑瘤),需要前往新四军军部治病。施平时任苏中区党委调查研究室主任。1943年1月,他在泰东县农村实地考察。区委领导要求他去护送邹韬奋先生前往军部。一师师长粟裕又安排警卫团副团长姜子和参与护送。姜副团长是老红军,战斗经验十分丰富。他带来一个加强连,与施平会合,一起护送邹韬奋北上。临行前,粟裕还有“锦囊妙计”:此行避开集市、大路,循着偏远僻静的海边交通线前行。

是月上旬,他们一起出发,从南通石港附近的师部前往阜宁军部。此行路途有六七百华里。这次别样的旅途尽管十分遥远,不过条件格外清俭。所有人员中,只有邹韬奋骑马。他有病在身,随时可能疼痛,因此必须骑马。其余人,包括姜子和、施平,虽然是干部,都是坚持全程步行。途中治疗条件也很简单。邹韬奋左耳常常出水,仅有双氧水、止痛片。他没有丝毫抱怨,不畏病痛,艰辛前行。海边的路,要么植物葳蕤,像茅草、芦苇等,绵延数里挡住前路;要么沙滩光秃秃,一路泥沙,又软又黏,不便行走。他们在海滩上开路,坚持行进。沿途住宿条件更是简陋,不是住渔民陋室,就是住寒酸盐舍。

尽管物质条件很差,不过邹韬奋同志十分热情,平易近人。一有机会,他就询问干部民众,调查研究当地经济、农业、风俗等情况。他还向大众揭露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在清俭的旅途中,邹韬奋对苏中解放区民众的关爱,使得施平深有感触——他联想起邹先生创办的《生活》等期刊,认为邹先生没有名人架子,走入群众中,全心为人民服务。邹韬奋先生结合实际了解知识的热情,给了施平重要的影响,令他一生难忘。

两人的苏中之行,及他们艰苦朴素“干革命”的优秀品质,将永远激励着江海儿女砥砺前行。

传家宝

冒辟疆旧藏端砚

□高群

冒襄(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一号朴庵,又号朴巢,如皋人,诗文家、书法家。他还是一位收藏家,交友甚夥、玩品甚富,书画、金石、铜炉、怪石、盆景,无不涉猎。

尚佳端砚也是冒辟疆喜藏的。明末砚台,像明代家具,推崇简朴风格。《中华砚典》《实用文玩收藏指南》均有记述,冒襄藏有一方端砚,造型朴素,风格淳厚。那方砚台为长方倭角形,长13.5厘米、宽8.5厘米、高1.7厘米,石质细润,石上无字,却有石品(天然纹路):蕉叶白、青花等。砚台底部刻有篆书“影梅庵藏”,落款“辟疆”,刻印“冒”。影梅庵为冒辟疆与董小宛的爱巢,此物也为董小宛旧藏。董小宛逝后,冒辟疆归隐水绘园,易园为庵。他在庵中癖好不变,仍爱端砚。

如皋市博物馆珍藏一方冒襄端砚,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定为二级文物。这方长方形明代砚台,颇受藏家爱惜,配有紫檀盒,因此全名为:紫檀盒铭文紫端砚——重2.05千克,长17.8厘米、宽11.3厘米、高5.4厘米,石质温润、光素无纹。砚台两侧分别刻有篆书:水绘园珍赏,落款刻印:巢民;隶书:天然其品直而方,静为德兮寿无疆,宜永保之书带堂,落款:阮元,刻印:伯元父。父即甫,意为美男子。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芸台等,仪征人,经学家、金石学家、书法家,乾隆五十四年进士,任两广总督、体仁阁大学士等职。他还是乾嘉学派晚期代表人物,扬州学派柱石,于文坛有很高的威望。他评价冒辟疆旧藏砚台为天然佳品,期望书带堂能永远珍藏该方砚台。书带堂为郑氏家族的堂号,那么是哪位郑姓人士入藏该方端砚呢?

幸而紫檀盒上刻有题记:癸丑季冬,购得下岩大西洞端砚,系水绘园故物,又兼云台先生铭。此石已不可多得,尤当珍重,书带草堂主人自识,刻印:郑毓棻印、田芳。翻遍白蒲《郑氏族谱》,未见“郑毓棻”其名。又查北京荣禄堂刊本《大清緝墨全书·卷26·道光三十年秋》,方知:郑毓棻,即郑芳田,贵州玉屏人,贡生,任海州盐运司板浦场大使。他在盐运系统任职,想来应当是富有的。阮元、郑毓棻都为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的官员,且记文已经述及阮元题字,即可获悉:郑毓棻于1793年(癸丑)购藏这方宝贵的的大西洞端砚。那年,恰逢冒襄离世100年。

这方两百余年前的端砚,历经冒辟疆、郑毓棻等人递藏,又获阮元题字,被评为二级文物,可谓实至名归。不过这方印章最后又回到如皋,想必其中另有佳话,还需后人考证。



上图:紫檀盒及砚台两侧。